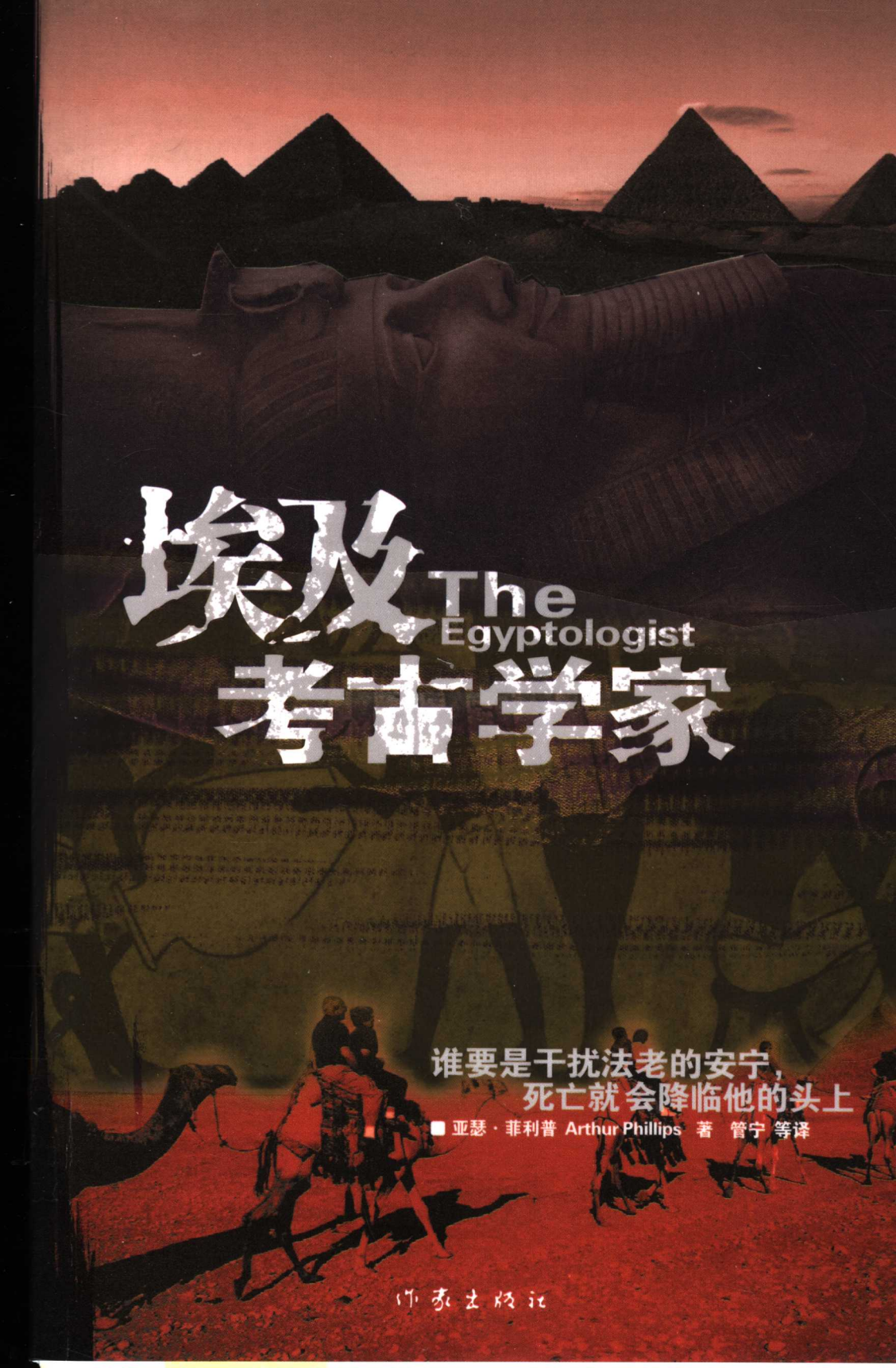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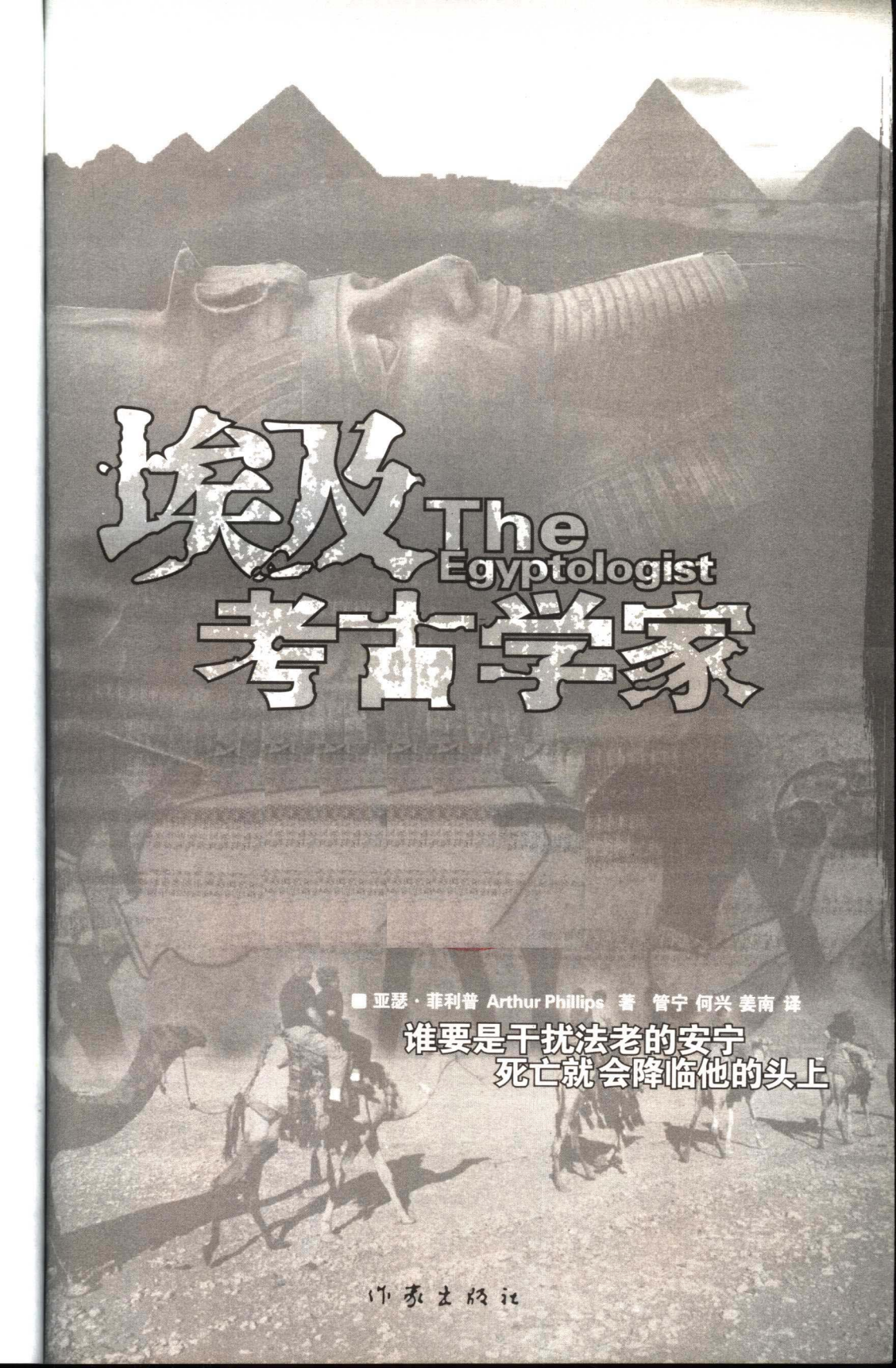


埃及The Egyptologist 考古学家

谁要是干扰法老的安宁，
死亡就会降临他的头上

■ 亚瑟·菲利普 Arthur Phillips 著 管宁 等译

作家出版社



埃及 The Egyptologist 考古学家

■ 亚瑟·菲利普 Arthur Phillips 著 管宁 何兴 姜南 译

谁要是干扰法老的安宁
死亡就会降临他的头上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5 - 57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及考古学家/ (美) 菲利普著; 管宁等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5063 - 3477 - 1

I. 埃… II. ①菲…②管…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866 号

THE EGYPTOLOGIST By Arthur Phillip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埃及考古学家

作者: (美) 亚瑟·菲利普著

译者: 管宁 何兴 姜南

责任编辑: 启 天

特约编辑: 杨 涿

封面设计: 安 宁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300 千

印张: 19.5

插页: 4

印数: 25001 - 50000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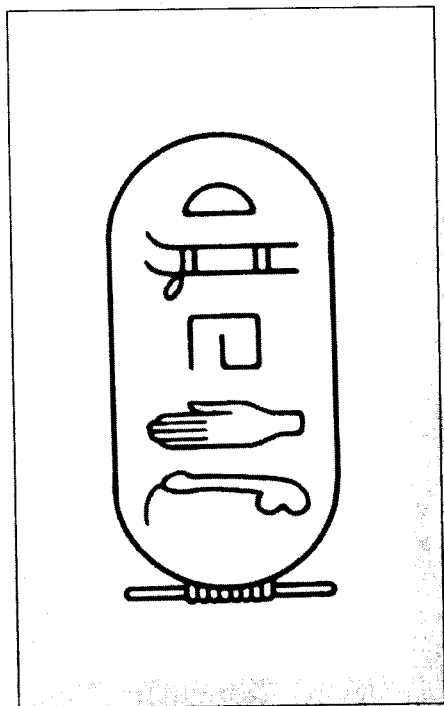
ISBN 7 - 5063 - 3477 - 1

定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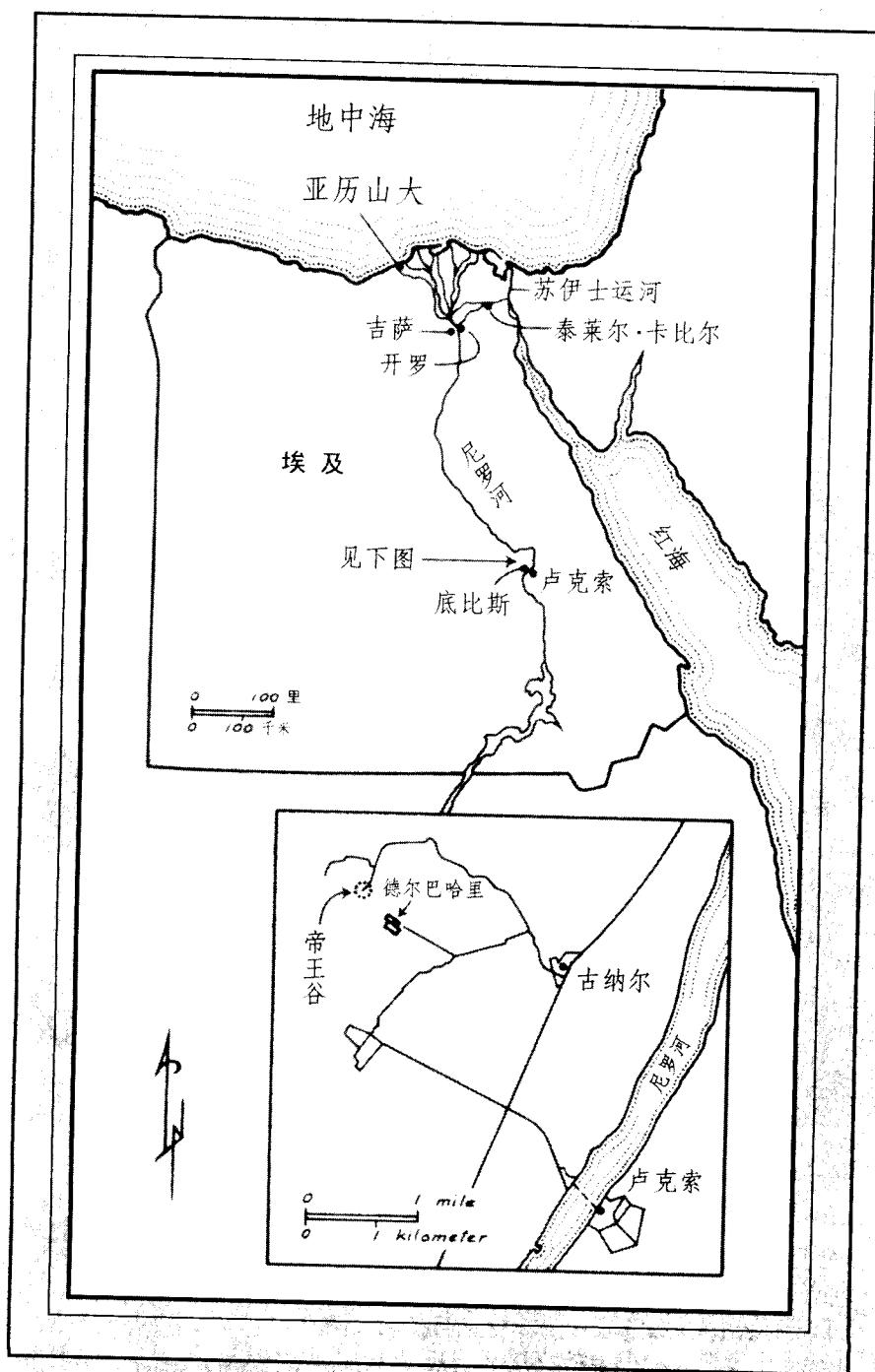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敬 献 伊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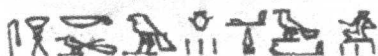
阿托姆 - 哈杜国王的皇家标牌
（“阿托姆国王被唤醒了”），埃及第十三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
公元前 1660（？） - 1630 年（？）





HOTEL OF THE SPHINX

TELEGRAPH: hotsphinxcairo



Tuesday, 10 October, 1922

Hotel of the Sphinx, Cairo.

Journal: Arrival in Cairo via rail from Alexandria. Set to work immediately. Have scheduled five days in Cairo for logistics and background writing prior to heading south to site.

Book Notes: To begin at its proper beginning, the completed book must have a frontispiece, protected by a transparent onion-skin overlay.

Frontispiece: "The Royal Cartouche of King Atum-hadu, final king of Egypt's Middle Kingdom, XIIIth Dynasty, 1660-1630 B.C." Assume only scholarly readership? No - clarify for general readers that a cartouche is the royal seal, one of the king's five names (the Son of Ra name) written in hieroglyphs and enclosed in an oval.

Epigraph after the frontispiece:

"It is the intelligence and resolution of man in overcoming physical difficulty which are to be the source of our

目 录

阿托姆－哈杜国王的标牌 | 2

埃及地图 | 3

拉尔夫·特里利普什日记的第一页 | 4

劳伦斯·马西三世整理后的文件，1955 年 | 6

- 信函：

- 拉尔夫·特里利普什与玛格丽特·费那苒的通信，1922 年

- 信函：

- 哈罗德·法瑞尔致劳伦斯·马西三世的信件，1954－1955 年

- 拉尔夫·特里利普什的日记，1922 年

- 信函：

- 拉尔夫·特里利普什与切斯特·克劳弗得·费那苒的通信，1922 年

- 信函：

- 贝弗利·昆特致拉尔夫·特里利普什的信件，1922 年

- 信函：

- 雨果·马洛维致贝弗利·昆特的信件，1918 年

12月31日，日落时分。在阿托姆-哈杜的古墓外。维克特罗拉50型留声机：“我正坐在后门厅的摇椅上（亲爱的，你能坐到我身边吗？）。”¹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我永远的皇后，你的美丽让太阳也会黯然失色！

明天我就要和你的父亲启程回家了，回到你的身边。我们会乘一艘豪华客船北上去开罗，在开罗的狮身人面像饭店住上一晚，然后坐火车到亚历山大港。我们已经订好了从那里出发的意大利客轮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的船票，它将途经马耳他和伦敦，最终到达纽约。然后，我们再赶第一班火车到波士顿去见你。1月20日，你就可以拥抱你的父亲和未婚夫了。

我回来后，我们的婚礼就肯定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了。之后，重新准备就绪，我会再回到德尔巴哈里进行第二次探险，对壁画进行摄影勘查，清理古墓里出土的文物和财宝。今晚就只剩下把古墓口封好，让我的发现原封不动地保存好。然后，我就给你寄出这个邮包。我的信差现在已来了。

亲爱的，现在我俩一切顺利没有阻碍。我在这里的成功和你父亲后来态度的改变，对我们的祝福，一切都如我对你的承诺。我现在告诉你，我和你父亲重新成为了朋友，你该松口了吧。（还得感谢你的那封“警告”电报，不过，你父亲在波士顿的“无名火”在这里也不会发出来，因为有我在他身边！）哦，他还祝贺我的发现呢（他会更正我说：“是我们的发现，特里利普什”）！他在梦中传去了他对你的爱，在梦中请求你别计较他曾告诉过你的关于我的那些蠢事。以前，他被妒忌和阴谋所蒙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现在，知道我原谅他曾一度听信那些无耻的谎言，他感到高兴。我们就要回到你的身边了，正如你也要回到我身边一样。

当然，如果你在读这封信，那我就有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按时安全地回到波士顿和你的怀抱。万一是这样，我就没能追随历史不朽光辉的痕迹，也没能给你雪白的颈项戴上现在我从阿托姆-哈杜古墓中带回的一串最白的金子。万一是这样，我就不能在你父亲店铺的两层高的拱形窗下，轻轻把你拥在身边，擦去你脸上因为我安全返回而流出的喜

¹ 留声机上播放的一首歌的歌词。

悦的泪水，也不能轻柔的让你把收到的一个邮包（这个邮包）交给我，你很快就会收到这个邮包，上面盖有遥远埃及的邮戳，应该由你保存，然后交给我。只有在这种万一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我无缘无故或长期无法回到远在波士顿的你的身边时，你才能打开它。

不，事情会像我事先预料的一样，你不会读到这封信的。我将在信之前到达，在你打开它之前从你手中接过它，没人会读到这封信，也没有必要读这封信，它将只是一种预防万一的措施，除了我，没人会知道它的内容。

但是，玛格丽特，你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那些可能和我们对着干的人的恶毒了。况且，当致命的厄运降临时，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决定，给你在邮包中一同寄去我的日记。我崇敬的上帝，愿邮包安全到达。

玛格丽特，如果我们敌人的吸盘和触角没有伸到埃及邮政系统的话，你现在收到了三个小包，以字母顺序排列。他们从10月10日开始，记录了我到达开罗，入住狮身人面像饭店，脑中还萦绕着对你的思念和我们的订婚宴会。寄给你的日记混杂了这边已经完成了的挖掘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出版了，因为日记的大部分都是给你的信件，这些信件我现在才得以寄出。我本想等回到了波士顿再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第二个小包是在我用完了饭店的笔墨时开始写的。我借助埃及政府文物局的同行们提供的笔墨，因而几处有标记的纸张是以文物局局长的称呼为题头的。最后，第三个小包是编号为46号信件的与“印第安和殖民地日记”差不多的全部内容，这种日记受到英国开拓者的青睐，他们在远方的恶劣环境中工作，在他们的藏身之处冒着危险以此传承知识。别担心，这个小包最后被撕下的几页就是这封信。三个文件合起来就组成了我无可争议的著作，《拉尔夫·M·特里利普什与阿托姆-哈杜古墓的发现》。

我在邮件里还附上了你寄到这儿给我的信，既有你好心的，也有你冷酷的语句。有七封信，两封电报，包括昨天被退回来的我要发给你的电报。还有你父亲发给我的电报。

我刚把唱针放回去，这是倒数第二首曲子。一首动听的歌。

我委托一个男孩作为我的信差把信送到邮局。

玛格丽特，时间能改变一切。沙砾会销蚀，岩石会磨损，“纸沙草”会死去，油漆会褪色。然而有些改变是毁灭性的，当然一些改变可以筛去虚假的相似之处和不必要的重复，以及引起歧义又累赘的细节。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我在某处写错了，误解了我看到的或是自认为看到的東西，或者对看到的或自认为看到的東西叙述糟糕，毫无疑问，当我回到

家并进行思考时，我将进行修改。肯定会的。但是，如果我不幸被人打死，尸体被装进一个恶毒伯爵的旅行箱，然后又被千刀万剐，在船上被一片一片漫不经心地扔到海里喂给饥饿的鲨鱼时，那么，我也将失去编辑自己作品的机会，这无疑是个遗憾。这时，我就需要一个聪明又很勇敢的人，他能够拨开尘封的猜想，揭开那纯粹的、冰冷的，像雪白石膏一样的事实。而你就是这个人。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我对你的嘱托——你就像缪斯一样，是我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的执行者。现在，你是我完成所有成就的保护女神。这些文字记录了我发现的故事，也痛斥了我的怀疑者和自疑。我现在托付给你的是让我不朽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依靠你了，除了你，还会有别人吗？一旦我出现什么意外，那么，你就会打开这个邮包，读到这些文字，并负责确保我的名字和阿托姆-哈杜的名字永不消失。玛格丽特，至少这是你能为我做的。

你要监督我最后这部作品的出版。要坚持由一个著名大学的出版社大量出版，要竭尽全力地亲自上门，要求它被收藏在所有主要大学的图书馆里。还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开罗的主要研究埃及古代文物的博物馆。公众是另一个问题！玛格丽特，捂住你的耳朵！因为新闻传出，将会引起史无前例的轩然大波。当然在你准备好之前，一定要保守住这些发现的秘密。按照我现在告诉你的去做，确保这本书如我所说的一样出版，不给贪婪的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现在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在这儿，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们明天就要启程了。所以我安全到家后，会自己修改。但是，如果事情不像预想那样的话，我就得做好两手准备。

比如说，现在我再仔细看这些发现，一些早期的描述看起来肯定还不完整。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也会玩些小花样，特别是在急急忙忙的时候。起初的描述可能看来准确，这样就会漏掉一些不足之处。你要把这封信的以后部分抽出来，还有我私人的和毫无偏见的日记内容抽出来。这样，专为你写的部分就和为公众的部分分开了。只要你细心，两者界限不难找到。在开头，我用的是一个日记作者与你通信的口吻，情绪不免过于激动。没有必要说出我和你及支持与反对我们的人们。我很兴奋，玛格丽特，但并不是无缘无故，历史将会验证这一切。现在看来，其中有些离题的遐想，也会时不时留下些学究气，不过我的这些遐想也要受到真相的检验。我恳求你，仔细地阅读，先自己仔细地阅读，小心地编辑修改，然后找个打字员（给弗依·柯林斯打电话），用上我笔记本中的

释图，用最后的几幅，它们是在我揭开阿托姆-哈杜之谜的全部事实真相，并最终看懂了我的所见所闻时才出现的。

要是我成了你的亡夫，我亲爱的玛格丽特，你也要成为助我的风儿，轻柔地扫去余尘。我现在已开始这么做，但没有时间了，所以只能点出框架，让你的工作尽可能地简单，相关的材料按照以下的顺序排列：在肯特和牛津，我和朋友发现了片断C，可他却遭遇了悲惨的结局；我和你坠入了爱河，有了你父亲的投资，我们揭开了阿托姆-哈杜古墓的魅力和打开古墓的科学方法，但我们还是要先封存古墓的发现留待返回后再继续研究，我和你父亲踏上了回程，也许我们会被谋杀。当然，这个悲剧不会发生，一定不会。不会发生，请把后面的部分作为一个学者的早期手稿烧掉。

这里的日落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当太阳融进荒岩中，那种瑰丽的颜色在波士顿和肯特都看不到。我生命的故事就刻在那些山丘和峭壁上。

唱针到最后一首歌了，很好听。

玛格丽特，假如你在读这封信，抽泣着，为失去了父亲和爱人而悲伤，同时请准备好用你的笔去完成你面前的重要任务，那么，现在，在这个可怕的罪行前，我应该控诉疯狂的霍华德·卡特。也许你在最近几个星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是个先天口吃、半疯狂又极走运的家伙。他曾被一层台阶绊了一下，掉进了保存完好的十八世纪的某个叫特莱特·卡蒙的未成年国王的古墓中。这个家伙忌妒心很强，有时清醒，有时靠吸食一种当地的麻醉品而变得兴奋。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曾几次威胁到我的生命。如果我的专业日记中没有提到卡特对我一刻不停的恶意和几乎不加掩饰的暴力，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个曾经伟大的开拓者的敬意，这也体现了我一贯遵循的、你也一直欣赏的职业精神。所以，我略去了他对我和尊贵的资助人切斯特·克劳弗得·费那苒先生的一再威胁，他要让我们“神秘失踪”。显而易见，假如我和你父亲未能在纽约港走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那你就可以肯定我们已被卡特或他手下的暴徒谋害了。还有可能是他的出资人，一个瘦高的英国伯爵，其温和的举止也掩饰不住一颗邪恶的灵魂，或者被他们隐蔽的长着橘红色头发的同谋所害，这个人你很了解。

我最美丽的玛格丽特，这几个月我们之间虽有误解，但从你寄给我的所有令我伤心的信件，以及你更令我伤心的沉默中，我知道你对我的爱就如我对你的一样深沉；今生今世，你的拥抱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唱片又要放完了，现在我只能听见唱针划在唱片边缘的吱吱声。

这是我带来的几百个唱针中的最后一个。我想到了最后一次见你的情景，我可能再也不能那样把你拥在怀中，在微风中轻盈地迈着舞步从你家的大厅穿过打开的门来到花园，我将再也看不到你洁白的颈项，看不到你身体的颜色。想到这些，我现在甚至无法再写下去。我不能接受再也见不到你的想法。我不能忍受。我不能接受你把我看成你父亲说的那种人，那不是你起初看见的真正的我。请你想想我们最快乐时光中的我，想想你最为我自豪时的我，想想你找到了你一直苦苦找寻的那个英雄的我，想想我们谈论脚下的世界时的我，那才是你应该看到的真正的我。我至爱的爱人，请你这样看待我。我对你的爱是如此的深，你永远想象不到。

我将很快与你相聚，亲爱的
你的拉尔夫

1954 年 12 月 3 日

澳大利亚，悉尼

桑赛 · 白威欧养老院

亲爱的马西先生：

我收到了你 11 月 13 日的来信，很高兴认识你，尽管是通过邮件。得知你至爱的姨妈玛格丽特的辞世，我很难过。我忠心希望她在天国对我的印象良好。我们在危急时刻相逢，就像戏里一样。你要是知道，一定也会永世难忘，我这就讲给你听。1922 年我救了她时，她是个漂亮又活泼的女人。自从把折磨她的人绳之以法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你那“请求发掘（我）无可置疑的记忆力”的想法激发了我。的确，先生，我的记忆力还不错，我也会尽力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年轻时的好记性可是出了名的。

我还得加上一句，我年轻的马西先生。在事情发生了 30 年后，你能够在这个该死的养老院，这个人类废物堆里找到我，说明你本人是个很不简单的侦探。如果侦探圈向你敞开大门的话，我觉得你倒是特别合适，这可是我对别人的很高的评价。当然，也许你是那种根本不需要这种工作的人。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也许只是由于你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给一个陌生人的信中的客套话，答案也没什么意思，没意思到了极点，不过我估计这就是这些地方的本质。把我们的积蓄榨光，让我们整天无聊至极，无非是让我们待在又窄又凹陷的床上，或是打开一个臭茅坑让我们拉屎撒尿，而下一个老东西正跷着腿等着呢。

我无法向你形容，当得知你想要知道我经手的最大一宗案子时，我有多么欣喜。这些情况可以帮助你填补“马西家族历史隐私”的一些空白。你也挺走运，瞧，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我没带什么东西，既没有什么衣物也没有什么财产。我是个简单快捷的人，如果环境需要，我随时都可以做好搬迁的准备，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要搬到这儿时，我对自己说：“法瑞尔，如果你不带上你的文件，在你的空闲时间里写下你经历过的案件历史，那你就是个一流的傻瓜。因为那对当前的犯罪是个警告，对其他侦探将是些很好的教材，又能紧紧抓住普通读者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信让我这么高兴。

你想要清楚的回忆吗？我可以算是活化石了，我可以，如果我想不再压制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而把它们带入公众的视线的话。我需要一

个像你这样的人。我猜想你认识纽约出版界的人,对此我还是有点把握的,不是吗?也许该找一家真正的犯罪杂志社?让我们考虑考虑。我清楚你曾说过你只想寻求一点“个人的家庭历史”,可是,马西先生,我离可以达到的目标太近了,不想浪费机会。我知道我们可以走多远,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赢了一局。瞧,我记了笔记,在每次访问之后都尽快记下所有的内容,他们管这叫作“一字不落”。我那时没有他们现在用来做采访的磁带录音机。所以,我们可以互补。今天,年轻的侦探因为有了那种磁带录音机,所以他们都意识不到他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做。相反,我们那个时代,只能靠好的记性,还得记得快。如果我这儿的材料有个别遗漏,我的好记性还记得当时人们说的话或想说的话,所以我可以将它们重塑完好。你需要做的只是对其进行润色,加上标点,进行文学修饰和打印。我加上些装腔作势的词句,你只负责剩下的就行了,嗯?

即使在最后,我对这个案件的某些地方也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个案子是我认为最缜密的一个。如果你准备好做我的“华生先生”,那我们就从这个案子开始吧。完成了这个,至少还有十多个案子等着要我们整理呢。

现在,你说你有材料,这可以给我可能“遗留的问题”一些启发,这对我这样的家伙可是个极大的诱惑。我就是我,即使在30年后,我还是好奇地想知道你所能揭开的一切。当你提到在玛格丽特去世后找到了她的私人信件,我很好奇,里面会有些什么内容。她说了些我什么?她不会夸大事实的。

1922年,我第一次和你们家接触的时候,我想你还没有出生呢。你姨妈什么时候遇见她的另一半?我知道,你姨妈曾经挺喜欢我,她跟你说过吗?我想没有,你姨夫是个优秀的人。但我遇见她时,她已经跟那个阴魂不散的探险家订婚了。我还觉得我那时和她挺般配的——我享有无可争议的荣誉,一直追寻事实,永远把事实置于首位。

这个案子还有什么奇特之处?让我想想看:开始时,是个老掉牙的继承案,然后变成了一宗失踪案,有多个委托人,然后是一宗双重谋杀案,接着是关于婚前的调查案,之后是一个债务案件,最后又突然变成了一宗完全不同的双重谋杀案。把那该死的阿拉伯人送进监狱(很奇怪,我居然没记住他的名字),我们最后定了案,但当我细究时,这个谜团中还有很多疑点,甚至是现在还有。你应该找到那个阿拉伯人;他很可能还在某个叫吉普的监狱里等死。也许最终他愿意说出他在哪里埋藏了尸体和财宝。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根据我手头上的档案,案件是1922年从伦

敦梅费尔区开始的。一个富翁叫巴尔纳巴斯·戴维斯，是戴维斯酿酒厂的所有者。他得知自己这把老骨头只能再活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了。可怜的家伙。这个戴维斯年纪不小了，但他的妻子还年轻漂亮，几个孩子也还小。死神就要来临，戴维斯跟他的律师交代善后事宜。他立下遗嘱，这样他的妻子和孩子就可以在他死后富得流油，而酒厂将由几个比他年轻的合伙人来经营。可是，过了一个星期，还健在的戴维斯叫回了他的律师，说他决定再做几件以前没想到的事。

6月7日，律师们来到戴维斯家，品尝了他的工厂酿造的白兰地，然后边听老家伙给他们吹耳边风，边做记录：家族和产业不可分开，但是现在他意识到还应该做点事。他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戴维斯这个名字，把它当作是做好事的永久象征：将他的钱以他的名字捐入一所大学用作科学研究，要用他的钱建一家医院，要建立一个戴维斯现代艺术基金会，资助一批艺术家，使他们的画能在博物馆里展出，展出的区域要以戴维斯命名，他还要建一座纪念碑，纪念在战争中全军覆没的某个政权，要在街区里建一个崭新的戴维斯花园；还有，某个小镇的足球俱乐部也将成为戴维斯足球俱乐部。甚至在他快坐不起来时，大概快不行了，他还叫来了一个建筑师，要他开始计划造一座D字形的动物园。戴维斯，戴维斯，到处都是戴维斯的名字。

然后，他又向律师们交代了一件很怪异的事。显然，戴维斯先生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年轻时，他在远洋商船上待过。之后很走运，他建立了一个让所有英国人沉浸在那琥珀色液体中的啤酒帝国。孩子，你可能没听说过戴维斯黑啤。二战后，另一个酿酒商买了它，并改了名字。我想到了一个瓶子，上面有一艘船，也许是艘海盗船；无论如何，垂死的老戴维斯，给了律师们一张表，挺长的，上面列出了世界各地的一些女人的名字。有加拿大的、美国的、厄瓜多尔的、秘鲁的、澳大利亚的和俄罗斯的，还列出了他记得的最后一次在这些地方出没的日期，以及他最后一次看到这些女人的时间。最早的记录是从他刚在商船上的生涯开始的，多数女人的记录已经有40多年了，有15个还是近几年的。戴维斯先生告诉他的律师，这些女人中，可能有几个，可能好多个，也可能全部都有他戴维斯先生的孩子。

找到她们，他吩咐道，并查出她们是否有他的骨肉。如果有，别多说一个字，感谢一下孩子的母亲，然后再找到他的孩子们。向孩子们说明情况：戴维斯将留给他们每个人一笔钱，数目可观。要拿到这笔钱，他们必须是非正常婚姻的子孙，在这点上要小花样可不难，只要他们同

意遵守以下两个条件：(1) 不能向在英国的戴维斯家族索要一分钱。就连这个色鬼也把合法家庭看得更重要些；(2) 同意姓戴维斯。对，马西先生，换个名字就行。最大的也该有 40 岁了，对吗？如果某个混账想要他的钱，换个名字就行。钱有多少？数目不定，戴维斯给了他的律师他自己做的一张表格，并对他们说：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可以得到这个底数，但是律师要根据国籍，以及孩子们值得瞩目的成就，或者可能取得的成就，在底数的基础上增加。我听说，他的表格上有些等式。比如：一个法国国籍、职业不错的后代的价值是一个阿根廷水手的 3.5 倍，等等。

自然，律师们对此事的争议很大。他们指出，要是没有人主动来找老戴维斯，也不用避讳，他即将去见圣彼得了，就没有必要削尖了脑袋去挖出那些历史问题。另外，一个机灵的律师说，一下子让这些私生子都姓戴维斯，对戴维斯也不利。“一点好处都没有，”戴维斯说，“先生们，你们没看到点子上，这些孩子是我的，那么他们在世上的成就也都是我的，所以要跟我的姓，因为我为他们骄傲。我要让戴维斯的名字被他们和他们的成就所传承，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戴维斯家族的人，”老家伙费力地解释道，他累出了不少汗，“我的王朝。”“可我们只是律师，”律师们说道，“满世界搜寻你的后代可不是我们的事。”我想他们对富有的委托人可能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直。但他并不买账：“让侦探们去做，我不管你们怎么做，做成就行，只要合法，写入文件中，我在文件上签名，但要快，因为现在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关键，不是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先在白纸上签名，之后你们把孩子的名字填上也行。”戴维斯大概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你要问：“可能有多少个母亲？”戴维斯的第一张清单只是个早期的草稿，接下来的几天里，最后的总数一直在增加，因为这个肥胖的酿酒商一回忆起名字时，或者在某张旧情书的末尾又找到某个女士的签名时，就会召回律师。在他即将与上帝共进午餐前，他将烧掉这些旧情书。1922 年 6 月 21 日，总部联系到在悉尼分部的我，那时名单上的总数已经达到了 38 位，而且还在增加。

我得解释一下“悉尼分部”和“伦敦总部”。知道 1922 年 3 月，也就是我接到这个案子——滥交的酿酒商和荒野谋杀案的前几个月，我一直在经营自己的侦探社，法瑞尔侦探社。法瑞尔侦探社并不怎么赚钱，但它是我的伪装，让人们告诉我他们的实情，或者让我可以通过他们的谎言看到事情的真面目。我当时是个勇敢的小个子家伙，真的。我对悉尼了如指掌，而且我没时间理会那些自认为是天才的罪犯，因为，马西先生，这样的人没一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人，和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交道，